



盲人谈色

MANGREN TANSE

——佛教据拾记

文海◎编著

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
佛教，是一门社会发展的镜像史
佛教，是一门哲学





盲人谈色

MANGREN TANSE

佛教据拾记

文海◎编著

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
佛教，是一门社会发展的镜像史
佛教，是一门哲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随笔(一、二)/文海编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4

ISBN 978-7-80254-689-9

I. ①佛… II. ①文… III. ①佛教-通俗读物 IV. ①B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8369 号

佛教随笔(一)

盲人谈色

——佛教据拾记

文海编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袁珂

版式设计: 陶静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3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689-9

定 价: 68.00 元(全二册)

前 言

从主观研究而论,一个人没有过宗教生活,也无宗教信仰,而大谈宗教,无异于盲人谈论颜色,聋子评论音乐。笔者的这些文章就是“禅外谈禅”的,因此就取名《盲人谈色》。

然而,世界上的事物是多层次的,人们对事物的观察也是多方位的,观察台风,不一定都要跑到台风眼中,从里往外看。笔者的这些文章,虽然“禅外谈禅”,但仍然是谈论佛教的文章,只不过是文化的角度契入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要在“盲人谈色”下加一个“佛教据拾记”副标题的原因。

“据拾”一词,我是直接借用天台宗智顗的说法,天台智顗的判教是“五时八教”,其中的“五时”,把释迦在菩提树下成佛后的所有说教,分成五个时段:华严时(拟直时),鹿苑时(诱引时),方等时(弹呵时),般若时(淘汰时),法华涅槃时。因天台宗依《法华经》立宗(所以天台宗又叫法华宗),所以它把《法华经》判为最高的第五时。这就意味着《法华经》是“释氏晚年定论”,是开示佛怀的究竟说法,当然也显示天台宗教理的优越地位。同为第五时说法的还有《涅槃经》,该经是佛入灭前一日一夜间所说之法,是为《法华经》等未教化的这部分人而追说的大小乘法门,《涅槃经》是一部告诫经典,它告诫末代钝根众生,不要起恶意破灭佛法,人人都有佛性。《法华》与《涅槃》同属第五时,那么关系如何呢?天台宗在教学上把《涅槃经》作为“据拾之教”,这是相对于《法华经》为“大收之教”,而言的。比如农夫在秋收时节,总是先收割成片的稻谷,再收拾田圃里遗落的少量稻穗。拾取零落的稻穗便叫



“拈拾”。《涅槃经》就是担负拈拾任务的经典。到此,“拈拾”之义明矣。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佛学研究比较兴盛。佛教的研究机构、教学机构也相应跟上,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都设有这方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点乃至博士后流动站。为佛教的教理研究、典籍整理、人才培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才是“大收之教”(成片的收割)。而笔者在浙江台州学院地方院校工作,“面对这大忙的收获季节”,只能手提小篮子,跟在成片大收的后边,拾些零落的稻穗而已。所以叫“佛教拈拾记”。

笔者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宗旨,是弘扬佛教、弘扬佛教文化,它要告诉人们,佛教不仅仅是宗教、是信仰,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哲学、一门社会发展的镜像史,等等。

文 海

于浙江省台州学院

2012 夏

目 录

前 言	(1)
-----------	-----

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

品茶修道,净化人生境界	(2)
身居茅蓬,人性归真返朴	(11)
文人僧人交往,获得精神慰藉	(17)
戒杀放生,告诫人们敬畏生命	(34)
懂点佛教经济学,淡化人们对财富的渴望	(38)
在逛庙会中,享受佛教的乐趣	(44)
参与农禅,体验大同社会生活	(52)
居士,出世入世不二法门	(57)

佛教,是一门社会发展的镜像史

南朝佛教重戒律	(62)
唐代女众信佛多	(69)
宋代佛教寺院杂谈	(76)
南宋孝宗崇佛史料、思想及影响	(82)
辽国与金国佛教之异同	(90)
元代佛教的帝师制度和寺产官营	(97)
明成祖融心于色空之间	(103)



清代雍正以宗师自居,干预僧争 (110)

佛教,是一门哲学

盲人
谈色

天台佛学中的现象学色彩 (120)

用拉康的三个“域”理论解读佛教 (128)

天台宗的“三身相即”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 (135)

佛教文本解读中的“诠释学困境” (142)

佛教极微,是朴素唯物主义还是虚无主义 (148)

从西方的泛神论看湛然的“无情有性”说 (152)

佛教，
是一种
生活方式

品茶修道,净化人生境界

茶,本来是自然界的一种乔木,随着佛教、道教产生及它们的发展,在道士、僧人的培育下和佛道文化的灌注中,茶变成了一种文化植物,饮茶也成了佛道文化。后来,通过文化人的品评和歌颂,品茶成了一门艺术,即茶道。既然道教与佛教是两种不同的宗教,那么,道教与茶和佛教与茶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说:茶与道是形似;茶与佛是神人合。

一、茶与道形似

从思想上说,道教与道家有渊源关系。道家过分注重于精神修养,而把物质生活置于最低限度,仅仅维持生命而已。认为优厚的物质生活会妨碍心灵之活动,他们虽不走僧侣的禁欲之路,却行严厉的节欲之道,这典型的群体就是隐士。隐士对于物质欲望之低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住的方面,如《高士传》说巢父“以树为巢,而寝其上”;说老莱子“茝葭为墙,蓬蒿为室,枝木为床,蓍艾为蓆”。在穿方面,《高士传》说袁闳“首不著巾,身无单衣,足著木屐”;说孙登“夏则编草为裳”。在食的方面,《高士传》说接兴“食桂栌实,服黄青子”;说潘师正“居于嵩山之逍遥谷积二十余年,但服松叶饮水而已”。这些隐士脱俗节欲,以自然为伴,食植物果叶。中国本来就有“神农尝百草”之传说。并且,隐士隐居之处,都是一些生长茶树的名山,诸如庐山、嵩山、武夷山、天台山、衡山、



洞庭山、罗浮山、峨眉山、四明山等。这些早期的隐居者，很可能就是最初的茶叶食用者。可见，名茶出名山，从发现那一天开始，就被隐士赋予隐逸深山高洁的文人属性。

从修炼场所上说，道教主张修炼养生，吸日月精华，受天地灵气，无死成仙。他们喜欢在人迹不到、云雾缥缈的名山洞府修炼。天下名茶也都生长于名山云雾之中，且多附以美丽神仙传说。如浙江天台山，有十八秀峰，称“十八莲花峰”，周围八百里，十八莲花峰最高处为华顶（意为莲花之顶），俗称一万八千丈，山上云雾缥缈，变幻莫测。自古以来，人们赋予天台山种种道教色彩，如元蒙润在《天台四教仪集注》卷二中对“天台山”的解释，就是以道家理论作注释的。

天台山名也。天者，巅也，元气未分，混而为一。两仪既判，清而为天，浊而为地，此本俗名，且依俗释。台者，星名也，其地分野，应天三台，故以名焉。

又如东晋名士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把天台山与传说中的蓬莱仙岛齐观，认为是神仙灵地。其《赋》曰：

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
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灵山之所窟宅。
……

在民间传说中，传为周灵王太子乔，乘白鹤从蒿山来到天台山，担任仙人之官桐柏，治理此山。

由于道教的肉体飞升、腾云驾雾与茶树长在云雾缭绕之中，道教的长生不老与茶树的四季常青，都有形上的相似之处，因此，人们把道长称为“仙翁”，把名茶称为“仙茗”，如东汉末年，道士葛玄植茶于浙江天台山华顶。葛玄的后裔晋代的葛洪在《抱朴子》中曾有追述：

盖竹山（即浙江天台山华顶）有仙翁茶圃，旧传葛玄植茗于此。

隋唐以后,天台山云雾茶日渐有名。唐代陆羽《茶经》中已有越州、明州、台州乡茶的记载,尤以华顶的云雾茶为有名。有诗曰:

雾浮华顶托彩霞,归云洞口茗奇佳。

从修炼方法上说,道教主张服用深山灵芝仙草之类,以达到轻身换骨,羽化成仙。在服用的仙草中,当然也不排除仙茗(仙茶)。相传西汉末年,道士吴理真在四川蒙山上清峰亲手植茶七株,高不盈尺,不长不灭,称为仙茶。据五代十国时蜀毛文锡撰的《茶谱》记载:

昔有僧病冷且久,尝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尝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三日为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固以换骨;四两,即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顶筑室以候,及期获二两余,服未竟而疾瘥。时到城市,人见其容貌,常若年三十余,眉发绿色,其后入青城访道,不知所终。

又如梁代道士陶弘景,曾于天台山修道,他认为茶能轻身换骨,长饮可羽化成仙。他说:

茗绿轻身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①

又陆羽的《茶经》中载有“新安王子鸾、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可见,在王子尚的眼中,饮茶等同于饮得道成仙的甘露。

^① 参阅连晓鸣、周琦《天台山与日本的“茶叶之路”》,《东南文化》1990年第6期,第223页。

二、茶与佛神合

如果说茶与道形似,则茶与佛是神合,即茶的性能与佛理旨趣是一致的。

从味上说,茶味清苦。这与佛理视人间为苦海,视涅槃为清寂是一致的,故有茶禅一味的说法。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和“十二因缘”,四谛的第一谛就是苦谛。佛教视人生为无边的苦海,少讲也有八苦,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盛苦。一杯苦味的清茶,在佛教徒的眼中似乎浓缩着人生的所有苦,当你去细细品味清茶,就好比细细咀嚼人生的种种苦。所以对佛教徒来说,饮茶有助于静虑人生,坚信佛理,追求解脱。故唐代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把饮茶与得道视为同一境界,其诗曰:

越人遣我剡溪茗,采得金芽揉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以诸仙琼蕊浆。
一饮滌昏寐,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

从功效上说,茶有提神破睡的作用,这与佛教的坐禅是吻合的。佛教坐禅修行,从定发慧。出于提神破睡的需要,佛教(尤其后来的禅宗)提倡饮茶。陆羽《茶经》中引述了南北朝时敦煌人单道开坐禅饮茶的故事: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余茶苏而已。

《高僧传》也有载:



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

单道开栖隐绝谷，诵经四十余万言，昼夜不卧，首创禅室，坐禅之际，饮茶破睡。

唐代封演所撰的《封氏见闻录》记载，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不挟，到处煮茶。由于饮茶与坐禅结缘，人们又把茶与中国禅宗初祖达磨扯在一起：传说达磨和尚为使坐禅不睡不瞌，将自己的眼皮割下扔于地上，地上的眼皮遂生根抽芽，长成茶树。后人坐禅饮用这种树上的茶叶，则不打瞌睡，且心胸寂静。以致“茶禅一味，蔚然成风”。

饮茶必种茶，至唐代，寺院种茶已十分流行。如浙江天台山一些散居的僧寮（茅蓬），就是为管理附近的茶园而设置的。故诗曰：

华顶六十五茅蓬，都在悬崖绝涧中。
山花落尽人不见，白云堆里一声钟。

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中也有：

山僧石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
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
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

又如，宋代诗人陆容赠茶僧诗：

江南风致说僧家，石山清泉竹里茶。
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

从以上两首诗可见，唐以降的寺院与茶已浑然一体，植茶、采茶、炒茶、煮茶、观茶、品茶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事情。

从德性上说，茶有“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意，以茶养生气，以茶驱病气，以茶树礼仪，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修道，以茶可雅志。这十德中，有几个前面已有阐述，如驱睡意、驱病气、尝滋味等，不再赘述。下面想专门谈谈表敬



意、可修道二德。佛教修道的门径有二：一曰智入，即见性顿悟成佛，这对上根器的人适用；二是行入，即行善积德，这普遍适用。施舍是佛教行善积德的重要方法，施舍的方法很多，施茶就是其中一种。如清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有“施茶所”一则，文曰：

黄厢岭有望苏亭，施茶所也。其上有庵，僧见修母子出家于内。衡人全俊公请予为联以赠。予题茶亭云：

赵州茶一口吃干，台山路两足走去。

题堂前云：

奉亲入道成真孝，教子离尘是大慈。

题山门云：

门外鸟啼花落，庵中饭熟茶香。

以茶供奉佛也是寺院常见的佛事之一。如唐代王铎的《云仙杂记》中的“志崇”条载：

觉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英（指大雷雨后感茁的茶），自奉以萱草带（指迟老的茶），供佛以紫茸香（指带有紫色茸毛的芽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油囊（油布袋）盛余沥以归。

唐代起，很多寺院兴行茶礼。如天台山的万年寺、余杭的径山寺、鄞县的天童寺等，遇有朝廷钦赐的庆典或祈祷，则举行盛大茶礼。又如传教士胡克在其《鞑靼、西藏及中国纪行》一书中，对西藏喇嘛寺的盛大茶会作了如下的记载：

一富有之巡礼者于一茶会中，款待全体喇嘛四千人，排列整齐的喇嘛们，披着袈裟，端然静坐，唱赞歌。童仆运出庞大的茶釜，以其中之茶，分斟给自备茶碗的众僧，此时施主俯伏于地，直待茶釜已空，祝颂歌毕为止。

由此可见茶礼的盛大和壮观。

三、茶道佛教东传日本

中国的茶,传入日本大约于隋代(约公元 593 年前后)。斯克乌·威廉所撰的《茶叶全书》中援引日本史料云:

日本圣武天皇,于天平元年(公元 729 年,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四月八日,召集僧侣百人,在宫中奉诵佛经四日,事毕各赐以粉茶,若辈得此珍贵饮料,遂引起自行种茶之兴趣。

将中国茶种传到日本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当推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大师。最澄(公元 767 - 822)于 804 年随遣唐使到中国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宗,805 年(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归国时,带回若干茶籽,种于近江(日本滋贺县)阪本村国台山麓。今日本之池上茶园相传即最澄种茶旧址。

将中国制茶技艺带回日本的是弘法大师空海(公元 744 - 835),他于公元 806 年入唐研习佛教。返日时带去许多茶籽,分种日本各地,并带去了制茶技艺。弘仁六年(公元 815)四月,嵯峨天皇幸近江,经过梵释寺时,该寺大僧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饮之大悦,赐以御冠。同年六月,天皇命畿内、近江、丹波等地种植茶树,专作贡品。

被尊为日本茶祖的日本高僧荣西(公元 1141 - 1215)法师,曾两次入浙江研习佛教。1187 年他第二次来中国,经杭州入天台山万年寺,师事虚庵(怀敞禅师)被授以禅宗正法。宋孝宗曾因他除灾求雨祈祷显灵,降旨赐号为“千光法师”,并在敕建的径山寺为他举行盛大茶礼,表示庆嘉。公元 1191 年(宋光宗绍熙二年)荣西载誉归国,带回茶籽及制茶工具等,并著《吃茶养生记》上下卷。他在书中写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他还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证明茶治病的灵验:荣西在中国学佛时,一次从



天台山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市)途中,时为六月十日,天极热,人皆气绝。路旁店主施以青木香、茶叶和一升半水,久煎成二合许的清凉茶。荣西服后,不久即精神振奋。

斯克乌·威廉在《茶叶全书》中也记载了一则荣西用茶叶治愈一个高官病患的故事:时有一大将军名源实朝,因过食患病,召荣西祈祷禳灾。荣西虔诚祈祷外,并立即返寺采集若干茶叶,亲自炮制,供病人饮服。病人饮后霍然而愈。将军欲知茶叶详情,荣西乃献以《吃茶养生记》一书。茶叶之名,遂播扬全国。经荣西的宣传,向为僧侣和贵族享用的茶叶,遂普及于民间。

荣西返日后,曾把茶籽赠送给山城拇尾的明惠上人(公元1173-1232),并授以栽培、制作方法。明惠上人为当时日本佛教界的领袖,他遂于山城拇尾建立高山寺,开辟茶园。在《拇尾明惠传记并遗训》中,有如下记述:

建仁寺长老(荣西)赠茶,问之医师,知有遣困、消食、快心之功。然闻本朝不普及,因寻得其实,始植两三株,确有提神舒气之功,遂于众僧亦服之。

后来,拇尾茶成了日本名誉很高的“本山茶”,茶人视之为珍品。

时下,权力和金钱使茶本性异化,茶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婢女。江曾培在2012年4月7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茶的背叛》一文,今抄录如下,与读者共赏:

茶本是生活中的平常物,众人都可享用它。虽然茶的种类很多,品性有高下之分,但是,茶和“柴米油盐酱醋”一样,本质上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食料,而非奢侈品。

近日爆出“黄金茶”,把“茶”和“黄金”紧紧连在一起,则颠覆了这一既定观念。有消息说,当今黄金市价每500克为16.8万元,而每500克西湖龙井茶的预售价则

已达到18万元。

有能力消受这样的奢侈品,不排除有少数腰包鼓起来的“大款”,更多的则是不用自己掏腰包的“公款”。他们在用国帑哄抬市场,促使茶叶变成“黄金”,成了“奢侈品”。

饮茶品茗,历来为文人雅士所嗜好,“只缘清香成清趣,全因浓酽有深情”,以茶会友访友,以茶入诗入画,用以展露淡泊、清新、高雅的情怀。然而,当茶变为“黄金茶”,成为贪腐贿赂的一种手段时,茶的文化精神也就完全沦落了。时下出现的“黄金茶”,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背叛了茶的本性。